

瓜
賸

李鍾祥
卷一

船牘續編卷三

分目

事舖

新城家法

喉簧腹鼓

啞樵

海天行

丙辰會狀

綸

魚頭

季氏之富

溺妾入夢

象聲

白葦散

嗣姑化男

名字前定

餒餒

雙雙

澤民實事

于家琵琶

夜光

豹仙

猿風鷹火

東坡亭

奇嗜

角
雨
紅
絲
綸

兩夢

紅衣土偶

相墓四大惑

樹怪

還金

紅娘子

小陵骨

十力前知

小座師

岳家神兵

白草散



猿風鷹火



觚賸續編卷三

吳江鈕 琦玉樵輯

事觚

新城家法

新城王氏自參議公而後累世顯秩家法甚嚴凡遇吉凶之事與歲時伏臘祀廟祭墓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子弟名入泮宮其婦始易銀笄練袴否則終身荆布而已膺爵者纓紱輝華伏牖者襜褕偃蹇貴賤相形慚惶交至以是父誠其子妻勉其夫人人勤學以自奮於功名故新城之文藻貽芳衣冠接武號為宇內名家

喉簧腹鼓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以後每寐熟喉間有聲如鼓簧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綠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釋史彙編云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遠聞於外腹消則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莫能治腹鼓可對喉簧竹革之音由肉而得此乃古今所創聞者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有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蟠蜿蜒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隨以泥封洞口樵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為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海天行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嘵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舶其船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蓬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樞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貨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

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為誰述祖不解其意勿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垣牆悉以水晶臺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截葉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摒擋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徙其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閨難叩幸邁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

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貴貢官先以符水遍灑
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
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
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絹五百匹靈
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靺鞨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
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
已畢大伐鼉鼓三通乃始啟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
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
大字眾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
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貴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
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
瑤石嵌成異彩仰觀瓊闕璿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
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貴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
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縹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獄帳者二

人為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
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眾登舟述祖假寐片時
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啟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
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伴在池宜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為魚唯
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
得身為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
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
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早聞覆溺
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遙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倅憑擎
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橐中珠鬻於番買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
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元
時陳孚出使安南其國宴享之際以硃盤進炙魚人面魚身置之席上孚舉箸
取雙目噉之魚味在目彼國服其多識三十八人之首未變者蓋亦將為人面
魚也

丙辰會狀

吳門彭修撰定求為雲客先生之子幼奉乩仙甚謹雲客嚴禁之終莫能奪錄
練既久遂能通神廢乩運腕不假思索始為詩文繼為制藝隨筆疾書悉成佳
構棘闈獲雋用此技也康熙丙辰歲計偕入都余友吳大馮與彭有舊得其經
義秘本示余內有硃書元君許我必中丙辰會狀十字余竊異之及禮闈榜發
與殿試傳臚果皆第一蓋功名之事原有定數而元君獨能預告之所謂元君
者豈即所奉之乩仙耶或云乩仙是前朝進士松江杜麟徵

綜

蒲城王孝齋名綜謁選縣令唱名讀如梁王不應唱至再三王趨進曰知縣名
讀如京而呼作梁未敢應耳吏部哄然曰汝進士出身即已名尚未識耶綜為
繫冠之繩古謂之幘梁故字書止有梁音汝乃以偏傍讀之謬矣又吳江有廩
生沈龕順治中江南督學御史歲試點名不解龕字乃破龕為二呼云合龍識
字之難如此王綜以知縣內陞禮部康熙三十二年出為江西督學道今之司
文柄者其學問大抵然歟

魚頭

陳州環城皆水水產佳鯽康熙初旗人張自用巡撫河南陳州牧以鯽餽之揭書鮮鯽百頭張甚駭愕促召中軍以手摺示之曰送魚者皆稱尾此獨稱頭陳州牧由進士得官當必有說中軍曰職有知書之胥白謙可令人對湏史謙至跪而答曰小人常讀詩經有在藻之篇其首章云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其次章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故魚有稱尾亦有稱首者今州牧之稱頭而不稱尾正見其尊上之意張大驚喜手扶謙起曰汝有此大學識豈可屈居下役汝即入我幕府專掌書記可也自後事必諮謙謙行則行謙止則止不踰年拔為本省提塘復改文職以同知解秩歸儼然據開封縉紳之座矣昔人有一字師今之白謙其一字官乎 唐賈島騎驢遊東都得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之句又欲用敲字改推字沉思未定不覺墜驢適昌黎韓公輿從而出遇於塗島以質公公曰敲字佳矣島起而下拜宋范文正公撰嚴子陵祠堂記成末句為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伯在座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李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從之元薩天錫有詩送笑隱住龍翔寺

頸聯云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虞學士見之曰詩固好但聽聞字意重唐人詩有林下老僧來看雨改作地溼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勝薩大服而去皆所謂一字師也

李氏之富

江南泰興李氏與山西平陽亢氏俱以富聞於天下季自滄葦以御史回籍後尤稱豪侈其居繞牆數里中有複道週巡健兒執鈴柝者共六十人月糧以外每夕搞高郵酒十甕燒肉三十盤康熙九年霖雨連旬恐霉氣侵涴命典衣者曝裏於庭張而擊之紫貂青狐銀鼠金豹舍利獵之屬脫毛積地厚三寸許家有女樂三部悉稱音姿妙選閨謙賓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繡袍錦靴一妓之飾千金具焉及笄而後散配僮僕與民家子而嬌憨之態未能盡除日至高春晨睡方起即索飲人參龍眼等湯梳盥甫畢已向午矣製食必依精庖為之乃始下箸食後輒按牙歌曲或吹洞簫一闋又復理晚粧尋夜宴故凡娶李家姬者絕無聲色之娛但有伺候之煩經營之瘁也

溺妾入夢

山東單務孜號秋厓仲弟務嘉皆舉進士同官於京師秋厓有妾少而艾甚見珍寵居久之請假歸省慮妾隨輿而東不免風塵之困因買舟潞河俾其母偕以行甫出津門狂飈驟發舟覆而歿秋厓抵家後妾訃至矣聞之不勝震悼閱二載復至京就補道由德水去州城尚數里而遙西日已落投宿村店店主辭曰茅舍土牀固不足以肅尊客且小有不靖恐驚從者耳維時道路昏黑僕馬餓倦遂強而入宿焉秋厓疑於店主之言展轉不能成寐殘燈在几乍滅乍明忽於東壁影出紅綃一縷頃之又於紅綃上疊現青綃一縷宛似婦人衣帶未幾湘宸垂地玉顏半露擁髻低徊移步而前則昔年沉水之妾也欵歎而言曰妾荷君厚愛不幸罹茲水厄與君永絕久俟於此以求一見行當再生君家為君猶子君亟入京延僧於長壽寺設水醮一晝夜幸藉祈禳庶免殤妖言訖仍隱壁而去秋厓如夢始寤大呼有鬼羣僕燃炬四照間無所見曉起蓐食兼程入都是時務嘉果於五日前舉雄與妾語適符方妾之溺於津門也求其尸再宿乃得錦靴未脫金環在指但兩手堅握不展展之則掌中各有黍米在焉秋厓季弟孝廉務劭嘗與客道其握黍之異

象聲

都下有為象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一音乍發眾響漸臻或為開市則屢主啟門估人評物街巷談議牙會喧呶至墟散而息或為行園則軍帥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鳥啼獸嘯至獵罷而止自一聲兩聲以及百千聲喧逐雜沓四座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几而已吳南村先生嘗言古法之不傳於今日者有三嘯其一也象聲之戲蓋得嘯之遺意而極於變者今其人已沒而法亦不傳

白草散

明萬曆間龍谿林茂廢學溺賭家產蕩盡適有表兄李姓者經商廣州將往依焉至羊城太平門訪之李去香山縣貿易不得遇急欲覓香山渡而心緒忙迫閩粵語音不相通遂誤上肇慶渡渡法人給一牌將抵埠計牌收錢同載六十五人俱交牌與錢畢及林則實無一錢乃解衫為質渡主憐而免之迨於登岸則肇慶府而非香山縣也益彷徨無措仍以衫質食於店閒游街市仰見督院榜示府中公子患病有能治者與百金是時吳公元夫總制兩粵亦龍谿人中

年止生一子甫弱冠而身染黃病嘔吐膨脹不能飲食兩粵名醫延致殆遍百治不效故有此示茂自度窮困已極姑妄應之以博一飽不則誼屬同鄉當無大咎遂揭榜紙納於懷為守役所見執茂赴轅傳鼓言其故即命延入吳坐中堂茂憔悴禮襪蒲伏階下吳問知醫乎曰知問其姓曰林問其居曰龍谿吳曰同鄉大姓也命起而與之坐少頃左右扶公子出面黃如金而腹大於瓠奄奄僅存一息茂略作按脈狀漫曰不難治也左右皆掩口笑吳問應用何藥林復漫曰此症非君臣佐使之劑所能愈進一草方當獲神效吳賜以酒食遣中軍官與同騎而出茂愕然已久忽饜珍味腹作痛幾欲墮馬行至城外曠地請停騎於此間覓草實遺矢也而於糞土中見鮮草一枝色白肥大採取入袖告中軍曰仙草已得聊響還府而日向夕矣茂固不知白草之能療疾也聊藉以塞責兼可晚餐耳亟命煮湯進公子是夜宿府中展轉不能成寐明日天尚未曉子曰昨飲湯更餘大吐濃痰一器中有三紅筋折而細視則血裏人髮糾纏成團今自吐後胸膈空洞思食與無疾同非先生其孰奏此再生之功未幾總制

角
公亦至再三稱謝茂意甚惝恍惟唯遜讓而已留閑數日設宴召茂贈以冬夏之服一箋黃金十笏白銀三百兩樓船甲士送歸龍谿方茂之出制府也潛往遺矢處發白葦之根乃從敗梳而生蓋梳能治髮梳發為葦以驅髮瘕宜得速效茂因悟藥理還家後遂習歧黃之術而家日以饒嗟乎天下之人中鮮實學而盜虛聲享厚利者獨一林茂乎哉

嗣姑化男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為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語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子之因偏撫其體啖以紅丸甫下喫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歟然而起則已化為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諱姓因往告以此異諱怒詆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瑱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却羅衫蝴蝶震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人